

全齊最羅搜 · 富豐最材取 · 實詳最載記 · 正嚴最場立

漢奸醜史

第五輯

行發商公版出同大

日十月二十年四十四國民華中

漢奸醜史第五輯目錄

- 一個有計劃的大毒案
- 汪逆精衛的死後
- 偽府的宣傳醜劇
- 劉海粟一事無成
- 寧波的大號漢奸周逆士英
- 司法界敗類聶重義
- 色中餓鬼的盧英
- 老怪物周越然
- 「大東亞文壇」上的「健將」
- 蘇北老漢奸楊君實
- 盛老三——張狀子害了老友
- 周佛海荒唐史話
- 李香蘭並未落網
- 張善琨被捕始末
- 杭州的奴才（一）——偽「商會會長」王五權
- 杭州的奴才（二）——米業巨擘韓雨文
- 唐海安與湯良禮
- 火燒殯儀館的個中秘密
- 江瀾漢奸孫逸民
- 馬連良依然活躍
- 翠醜的聚集處所——忠園路二一三六弄的祕幕
- 偽青浦縣長黃烈文的暴橫
- 歐大慶自稱總司令
- 李時雨醜史
- 76號的主動陰謀家傅也文
- 偽浙江「教育廳長」陳養吾
- 吃陰豨嗅小脚的立法委員
- 銓敘部長鏘狗洞
- 鄧祖禹熱戀黃桂春
- 汪瑞閣在記者前險經
- 江亢虎跑單幫陣上失風
- 十三紅探監哭老公
- 梁鴻志巧遇玉堂春
- 邊疆會鬧得嘴裏淡出烏來
- 萬化筒醜態一打
- 偽「教育部」無奇不有
- 鷄零狗碎集

一個有計劃的大毒案

▲可惜下手太早了一些▼

漢奸出賣祖國，人人得而誅之，我們愛國的志士，担任地下工作的同人們，不斷的給他們的重大打擊，在二十八年的五月裏，南京偽東亞俱樂部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毒案，那時還是維新政府時代，全部偽首要差不多個個都中了毒，可惜下手太早了一些，只送掉兩個日本人的性命，這幾個大漢奸經過急救治療，也都脫了險境，微倖不死，有人說，假定那個時候，這批人都中毒而亡，維新政府立刻就要解體，汪逆精衛還沒有提倡「偽和平運動」，那時和後來的局面，演變到怎樣？就不得而知了。

大使來華履新 歡宴傀儡要員

日本對偽維新政府的外交也有一個等於大使資格的人員，那時是誰，記者已經記憶不起來，只當有這麼一個人就是了，當他從日本打道到南京來，偽員持活寶似的着實忙亂了一陣，日方為答謝盛意起見，由總領事館出面，假偽東亞俱樂部（事變前國際聯歡社）設了一個盛宴，答謝他們，被邀的偽員，大約是下面幾個人，偽行政院長梁逆鴻志，偽立法院長溫逆宗堯，偽綏靖部長任逆援道，偽內政部長陳逆逆羣，偽教育部部長顧逆澄，偽司法行政部長胡逆昶泰，偽南京市政督辦高逆冠吾。

猴猴出把戲

一鱗片爪

本期本刊收到一鱗片爪，描寫漢奸醜態者甚多，皆外間刊物所未載者，短小精悍，彌足可貴，爰擇錄十餘則，敬獻與讀者，並希望讀者們繼續惠寄此種資料，幸甚！盼望！

吃陰棗喚小腳的

立法委員

農商銀行，是和陳逆公博最有關的銀行。誰都知道？當南京偽府自稱「還都」的時候，第一任的行政就是他的私人，名字叫「梅哲之」，他還兼任立法委員，忽然有一天，被一個女人向汪逆告發了，說她是梅逆用錢賣來的婢女，每天晚上，這位老爺



3 2168 6343 5

**高冠吾拿酒瓶
任揆道身外跑**

下午六時點的時候，僑東亞俱樂部早已嘉賓雲集，盛況空前，這種宴會場合，照例先由主人先說一大套設宴的目的，然後再由來賓致答詞，雙方經過翻譯，再用中日語言，重複說一遍，就等於四個人說話，相當佔去不少時間，那天他們照樣有這一些懸景的文章，一面又招了幾十個花枝招展的藝妓陪宴，美酒，美色，把這幾位僑大人先生們樂得真癡在骨髓裏面，所以就拚命實行「乾杯」起來。正在興高采烈的當兒，高冠吾，忽然喊了一聲「不好」，臉色也變清了，舌根也麻木了，下面再也說不出一句話，把他面前一個日本小酒瓶，拿着就朝外跑，任揆道，喉嚨管裏也覺得發癢起來。不期而然的跟着高冠吾出去，主人正要盤問，連來都來不及，一個個的好像進了水滸裏強盜開的黑店，吃了迷藥，紛紛的栽倒在地板上。

**南京醫生出動
鬼子兩個歸天**

他們知道是中毒，可是每個當事人都躺在地上眼睛裏流出淚來，嘴角邊淌出水來，一些不能動彈，南京又沒有救護車，日本領事館的大小人員，全體趕到僑東亞俱樂部，把這批活寶貝抬的抬，槓的槓，塞進汽車，分別送到醫院裏去，南京的中日醫生，奉召全體趕到，證明是酒內含有砒素，是中了毒，立刻對各人施以緊急救治，每人打了無數的鹽水針，結果，把這幾個十惡不赦的漢奸，又從閻羅王的手裏抓回來，可憐兩個日本領事館的見習生，竟做了替死鬼。

**白臉變成紅臉
梁鴻志大醜**

這一來忙壞了兩種人，一是日本的憲兵部，第二是偽政府的大小爪牙，在深夜的時候，拿死人的拿死人，慰問上司的慰問上司，一

必定要把好幾個陰囊，塞進她×裏，第二天早上拿出來吃，說是可以延年益壽，一面還迫她裹小脚，到晚上脫光，由他抱在手上，起碼要喫上一二個時辰才睡，她不慣這種非人生活，她要她的自由，所以才告發他，那時汪逆兆銘正在炙手可熱的時候，要收復人心，闊狀大怒，馬上把陳逆公博叫去，叫他要切實把這一個「淫棍」懲辦一下，當警察和法院派的人，到梅逆家裏去搜查的時候，果然發現很多的賸餘囊子核，陳逆也不敢護短，立時把梅逆撤了職法院還判了他一個徒刑，傀儡本來無惡不作，像這種奇突無恥的事，未免荒唐而又荒唐了。(羽心)

「銓叙部長」鑽狗洞

「銓敘部長」沈逆爾喬，本為杭州一律師，其人胆小如鼠，尚不失一忠厚之人，其為何加入偽

個醫院裏，擠滿了來賓，梁逆鴻志，本來是一個白面書生，經過注射後，發生反射作用，臉皮紅得活像一個關老爺，高冠吾是一個嗜酒如命的酒鬼，中毒最深，有人問他，爲什麼拿了一個酒瓶往外跑，他說我是一個處處留心的人，怕日本人暗算，他們根本是靠不住的，我發覺舌尖麻木，知道是中毒，心裏有數，所以拿了一個酒瓶，因爲酒裏還有餘滴，可作一個證據，現在聽說日本人也死了兩個，這件事或許不是他們做的，高的心地，從這種地方觀察，真可稱得是一個老奸巨猾，那一次最幸運的，就是陳逆羣，恰巧自己在家裏請日本海軍要人吃飯，沒有落網。

敵人大搜三日 結果一無所獲

敵人感覺事態嚴重他們恐怕不是可惜一羣傀儡中毒，他們是在悲痛日本兩個小小的領事館員殉難，全體出動，封鎖各城門，實行搜捕下毒之人，一面包圍偽東亞俱樂部，嚴密檢查，發現有一個侍者，在下午五點鐘以前失了蹤，他們認爲線索有了，開始追究侍者的來頭，可敬可佩的愛國志士，在事前佈置得嚴密謹慎，連一絲一毫的破綻都尋不出來，任你敵人怎樣厲害，只好不了了之，大索三日而不得，無形中就鬆懈下去。

志士行動可佩 可惜下手太早

這一次的毒案，我們這一位志士的行動，真是令人敬佩到五體投地，他經過長時間的計劃。而且單獨負這種偉大任務，更不容易，可惜下手太早了一點，有人估計，稍爲晏上兩個時辰，偽維新政府的「僞內閣」就要送終在這小小一個酒瓶上。（附記）日本人吃酒，向在先敬客人，然後自己再飲，那一天酒裏的毒藥，因放得太早，

組織，則非外人所知，沈平日自奉甚儉，亦無何種嗜好，所任僞職根本無油水可撈，全恃僞薪所入，藉資維持生活，有人常見其蹣跚街頭，袖中懷烘山芋無數，且食且行，有識之者曰，此銓敘部部長沈某也，僞銓敘部地址在舊國府內，夜間下鎖甚早，某夕，沈逆羣友人宴晚歸，呼門不應，無奈由門側一狗洞匍匐而入，適爲人所見，部長鑽狗洞之新聞，翌日遂遍傳人口矣。（筱冬）

鄧逆祖禹熱戀

黃桂春

黃桂春是秦淮河畔的紅歌女，唱兩句很有孟小冬的韻味，人也長得相當不差，而且有丈夫氣概，一般僞府大小官員，有寡人癖的，都很賞識她，成天如蜂狂般的到她香巢裏去捧場，的確，黃桂春是一個賣笑場中的尤物，紅

大部沉在底下，所以兩個陪客的日本領事館實習，做了毒案的替死鬼，總算替我們這位下毒的愛國志士，出了一口冤氣，殺了兩個敵人（張志榮記）

汪逆精衛的死後

「汪逆精衛昨天在東京死了」，在三十四年十一月上的某一天，南京街頭巷尾的人，都紛紛這樣的私議着，其實他的死耗，在一兩個月內，不知傳了多少次，有的人還說，他早已死去了大半年，偽府祕不發表的原因，是怕搖動人心，其實，人心到不無搖動，心裏感到恐懼不寧，到是汪逆羽翼下一羣大小傀儡，樹倒活猴散，他們爲了飯碗，那有不關心的道理。

一顆巨星殞落了

果然，偽宣傳部發表公報了，證實汪逆的死是的確無誤，南京城內，偽府的機構裏，每個人都面帶憂色，奔走相告，他們不可惜老板的壽終正寢，先要緊是打聽後任者爲誰？便於鑽門路，謀升遷，反之，在老百姓的口中，還可以聽見幾句真情流露的話，汪精衛真是何苦，上半世熱熱轟轟的幹革命，並表演過刺攝政王的驚人事蹟，下半世竟這樣不爭氣，糊塗，做漢奸，把性命都做掉，真是可恨又復可憐，他們偽組織的官職裏，除了證實他主子的死耗外，還發表長約萬餘字的治療經過，說明汪逆害的是一個脊髓裏發炎的絕症，日本醫藥界也無能爲力，東條還打了一個電報來向陳璧君弔唁，他悲痛這樣一個巨星的殞落了，哼，他配稱巨星嗎？賣國的大奸臣，狡猾的日本人，

得發紫的曹慧麟王熙春都不及她，可是她有一個怪癖，不是隨便那一個，仗化了一些臭錢，就可以達到肉慾的目的，偏偏命中註定，要遇見這一位採花魔王鄧逆祖禹，鄧逆那時不過是內政部一個憲政司長，他已經有了好幾個老婆，兒女成羣，但是依然每天在夫子廟尋花問柳，他賞識黃桂春，其他的僑員，誰也不敢惹他，和他競爭，黃桂春受不了金錢的誘惑，和他勢力的壓迫，終於正式下嫁了他，但是不到一年，又被他打入冷宮。（蕭蕭）

汪逆瑞閣在

記者前唸經

「老而不死是爲賊」，此一成語，是爲汪逆寫照，汪出任偽浙省長時，已逾六十高齡，髮落齒搖，行動蹣跚，進出須人扶持，此種人已成爲廢物，不料日本

他死了還要吃他豆腐。

飛機場迎棺材

我們只聽見城頭上出棺材這句俗話，沒有聽見過到飛機場迎棺材的怪事，現在果然有了，由汪逆精衛第一個發明，日本內閣因為他已經死了，落得做最後一次的順水人情，把他的屍體，裝了一口棺材，從東京空路運回來，僑府大小官吏在第一天已經奉到命令了，所以嫖的人賭的人，都相率停止一夜，怕第二天早上因睡得太晚起不來，僑府規定文武官員，都要簡任以上，方准參加，各人臂纏黑紗，總共約計一千多個，由陳逆公博周逆佛海率領，到飛機場去「接死屍」日本人還派去許多和尚去唸經，吹吹呀呀，鬧了一大套，當飛機到達機場，一羣傀儡，閉着眼，低下頭，故作悲哀的分列兩旁，留出一條小道讓老汪的屍體過去，二十分鐘的工夫，這迎接屍體的儀式已告完畢，大小傀儡，汽車的汽車，包車的包車，打道回府，又去尋快樂去了，有人問他們看見遺體沒有，他們都搖搖頭說，沒有看見，只聽見一片哭聲，和幾個人拉出一個方木盒，上面還覆了一面偽組織反共和平建國的偽國旗。

綁票式的祭靈

汪逆的靈堂，經陳逆璧君和陳逆公博一般高級僑員商定，設在中央軍學校的大禮堂內，一面並成立了一個治喪委員會，分門別類，組織龐大得很又不免帶掉許多冤錢，挑幾個主持人發財，治喪會有一個典禮組，担任組長的傀儡，怕祭靈的人不踴躍，用綁票式的手段，四出拉夫，不論張三李四，只要是一個結成團體而來的一律歡迎，還有某偽機關，全體人數不足三十人，忽然接到典禮組的電話，要六百人去參加，這

以其為前清遺老，如捧鄭孝胥先例，擁之上台，汪老境坎坷，自問死期已至，無妨失節，作撈棺材本錢之計，平日不聞不問，吞雲吐霧，為其日常功課，所有政務悉付與其僚屬處理，其次，與偽安徽省長倪逆道煊，偽江蘇省長陳逆則民，同集於石頭城下，新聞記者，認為良機不可失，請汪逆發表治浙方針，彼期期艾艾不知如何應付，乃約另日假偽內政部舉行一偽三省長招待會，將記者遣去，到期，倪陳兩逆殊健談，汪逆不發一語，默坐出佛珠一串，口中喃喃有辭，其態度之醜與報載偽滄洲總理張景惠，有異曲同工之妙，汪逆返浙後，未逾一月，即以病死聞矣。

(佛徒)

江逆亢虎跑單幫

陣上失風

種奇怪現象，恐怕只有偽組織才有。

滑稽的陪靈官

他們這樣的忙亂了好幾天，因為綁票拉夫的工作做得好，表面上敷衍過去，接着老太婆陳逆璧君的新花樣又來了，她不知道據那一個的報告，說靈前每天晚上有響動，她說是汪逆陰魂不散，應該加強陪靈的人，典禮組又開始忙亂了，連忙排了一個陪靈表，一共一星期，每夜六時至天明爲止，每次三人，由一特任偽官，和二簡任偽官担任，這一來把他們都急死了，放着撲姨太太的香夢不做，和清香的大烟癮不過，誰願意來幹這勞什子守夜的工作，但是身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好在人數有三個，再湊上一個，就可以來一桌麻將，不料有一天，正在摸紅中打白板的時候，給老太婆來查夜查出了，大罵一頓，聽說這四個人，是傅逆武說，周逆學昌，汪逆曼雲，和沈逆爾喬。

大出喪怕飛機

大出喪怕飛機，治喪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題，認爲最頭痛，最難解決的事，因爲那幾天美國飛機不時到南京去轟炸，死的死了，生的還是要命，送喪的人對於這個問題，害怕得很，治喪委員會嘴裏不說，心裏有數，在無辦法中想出一個變通辦法，把舉行的時間提早到黎明五點鐘出發，果然這樣一來，參加的人數，着實可觀，幸虧那一天飛機沒有光顧，等到他們把汪逆的棺木送到梅花山回來，各人才把心中懷的鬼胎放下來。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的一代大漢奸，遂長眠在地下了！（覺）

偽府宣傳醜劇

京滬道上的頭等車裏，每禮拜六必有一個體軀肥胖的偽府「選」字號要人發現，這人是誰？就是中國社會黨首領，偽府政試院院長江逆亢虎，當大家在車站看見他的時候以爲這是要人的派頭，忙了一星期，到上海去休息，去調劑調劑精神，換一換胃口，不過頂奇怪的事，他每次都拖箱帶籠的帶了四五大皮箱子，有一天，下關忽然被日本憲兵，截獲了四隻無人認領的皮箱，上面有「江亢虎」三個字，打開一看，裏面全數是豬鬃，豬鬃那時是統制品，全數扣留，自然不在話下，過了一天，江逆從上海趕回南京，連忙托褚逆民誼向日本憲兵部去交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要了回來，原來江逆每星期去上海，是在跑單幫，貨物都是自己隨自攜帶，這一次合該倒運，他本人上了車，限班的招呼四隻皮箱，因人多擠不上車，憲

當汪精衛在上海極司非而路七十六號組織偽府的時候，他除擁有了默郵李士羣這般人，替他幹特務工作外，宣傳方面，自然也特別注重，何況他自命為中國宣傳能手，一紙「艷電」博得了許多人的同情，所以他一到上海來，就把加強「和平運動宣傳」旗幟樹起來，第一步工作，先在籌備組府委員會裏面成立一個宣傳部，首任部長就是後來最先反叛他的陶希聖，副部長二員，一個是在香港南華日報吃斧頭未死有功的林柏生，一個是陳璧君的乾兒子周化人，他們把宣傳部成立以後，第一步工作，着重和國民政府留在上海的宣傳機關作「鐵石宣傳戰」，（周佛海語）合特務配合而行，那時我政府的宣傳文化鬥士，不知有有多少，慘遭毒手，第二步工作，就是吸收人材，自然有大批別具懷抱，自稱同情艷電的人，投入麾下，當時最著名的宣傳人員，共分兩派，傾軋得非常劇烈。第一派人物以林柏生，湯良禮，周化人，馮節，明淦，郭秀峯，梁秀予等為中堅，大部份是南華系人物，第二派以傅式說，金雄白，趙尊嶽，卜愈之等為中堅，兩派對權利的衝突，表演得如火如荼，為了爭奪中華日報的地盤，惹得老汪動了好幾次肝氣，還是陶希聖比較聰明一些，眼看不對，毅然和高宗武等拂袖而去，宣傳部最高地位，很輕易的落到林柏生之手，便派自知不敵，落得掩旗息鼓，把這寶座，讓給老汪的嫡系。

宣傳會議 啼笑皆非

林柏生就職後已距偽府成立的日子，愈迫愈近，為表演他的成績，在二月一日那一天開了一個偽國民政府的全國偽宣傳會議，出席的人員，有一百幾十個人，全數是七十六號裏的人員，臨時用某省黨部，市黨部，

兵看見情形可疑，上前檢查，立刻把這個偽院長跑單幫之事，敗露出來。（明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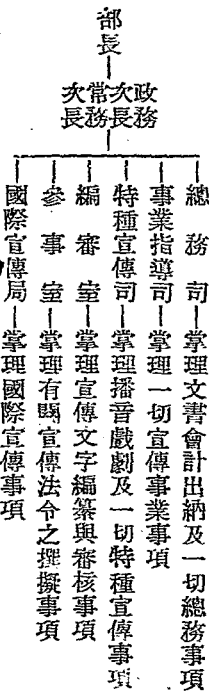
十三紅探監哭老公

偽府糧食部部長顧寶衡，經陳逆璧君一手提拔，由工商部部長，一躍而為部長，平地一聲雷，南京的大小傀儡，每一個人都在羨慕他，他掌握糧食的大權，無所不為，天天躺在鴉片烟舖上，轉舞弄發財的念頭，一面還要嫖嫖夫子廟的姑娘，不到幾天，竟到廟上把一個剛從揚州來的一個妓女叫十三紅的討回去，並且在陰陽營打了一個小公館，誰知榮極生悲，過了不久，顧逆因貪賊身入囹圄，於是苦了這一位嬌滴滴，滴滴的小星十三紅，她雖然出身青樓，非常有情義，常常淡粧素抹去探監，抱着她的漢奸老公哭一場，醜態畢露，令人齒冷，去年南京有一個硬性的報紙

某報社，某文化機關的代表名義參加，會開了兩天，錢化了不少，所收獲的結果，不外幾百個平淡無奇的提案，周佛海在開會的時候，代表老汪作了一小時的演講，最奇突的是，他在演講的當中，忽然大哭起來了，令出席的人員，啼笑皆非，是否他自己良心發現，則不得而知，他們在宣傳會議閉幕後，就緊接唱還都的好戲，這批寶貝，在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的上午，由林柏生率領浩浩蕩蕩，殺奔南京而去。

偽宣傳部內容鳥瞰

偽國民政府成立後，依據他的組織法，除一個直隸行政院的宣傳部外，偽中央黨部也有一個宣傳部，好在兩個宣傳部的部長，都是林柏生，當然無話可說，行政院宣傳部的最初組織，就參考南京報紙所得，大致如下，



第一任偽宣傳部的全名單，除部長林柏生外次長一為周化人，一為維新政府宣傳局局長孔憲鏗，總務司梁秀予，專業司褚保衡，特種司章乃綸，編審陳大悲殷再為，參事馮節楊鴻烈，秘書范錫古，詠今，國際宣傳局局長湯良禮。

國民公論，派人去訪問十三紅一次，歸來在報紙有很長的描寫，記者還記得有兩點值得寫出，第一是十三紅在顧逆下獄後即屏除鉛筆，實行給他帶孝，第二是十三紅有幾十件各種式樣不同的大衣，大衣！大衣！還不都是從人民頭上括下了的血汗啊！

(王蓬鳴)

梁鴻志巧遇玉堂春

梁逆鴻志，誰都知道，他是已經快到六十歲的人，可是他還是色星高照，歡喜這個調兒，在南京他不敢明目張胆的說，實在是兒女太大了，礙於顏面，又怕僚屬去攻擊他，有一次，恰巧遇着一個機會到北京去和王逆克敬商量事情，這位「老而彌淫」的大奸，竟大玩而特玩起來，石頭胡同新從蘇州來了一個玉堂春，（是不是這個名字，記者不知道，總之有這麼一個人，）他就

大路不通 改走小路

羣醜走馬上任，興高彩烈，先派人接收維新政府幾個宣傳機構，然後再計劃本身的宣傳方針，可是第一步送到日本軍報道部去的「宣傳大綱」，就遭碰壁。日本人不希望他們真正的實幹，只要每天能寫完全照報道部規定的宣傳要點，做完就算了事，維新政府如此，國民政府也是如此，什麼和平反共建國，不過是嘴裏說的好聽罷了，他們歡迎的，還是開一個什麼「大東亞文學會」，「大東亞筆者操演會」之類，若柏生一看插頭不對，失望到二十萬分，向老汪哭訴了幾次，都是毫無辦法，而且那時日本駐南京的報道部長，名叫島浦通雄，和明強幹非九，林積生等風止船，不得不俯首喪命，屈服於主子之前了，僑宣部雖然大膽不聽，爭執劇計，改走小路，小路是什麼，就是千方設計的撈油水，部裏本身，每天很謹慎的把主子交來的宣傳要點，依舊舊的做充充了事，空下來的時候，大家聚賭來，絞腦汁，挖心肝，來賺取主子那老百般的錢，以宣傳部而在發財機關，恐怕未之說也。

僑宣部日常工作，大約以發僑府的新聞為最主要。

黃金鈔票 滾滾而來

財而來，柏相生既不能實現他撈老汪的初衷，唯有勸轉馬頭，來充實自己滿口袋成天夜夜，和一般清一色廣東馬頭，來充實自己滿口袋成天夜夜，和一般清以嫡系郭秀峯繼任，國際宣傳局無事可宣，局長湯良禮連中國話都說不清楚，留在部裏毫無用處，經哈密黃獻計，把他調到上海去做股票黃金，部內各色人等，既一律澄清，（維新政府時代行政院宣

實行做一回王金龍，此公子老了，其比不得那公子，但是現代的王堂春愛的是錢，愛的是樂逆的地位，管他老不老，一說聯合量珠馬去，納為小星，當他從北京回來的那一天，一說小虎，趕到飛機場去迎接，發現這位僑院長扶了一位嬌小玲瓏的人兒出來，大家不約而同，做了一個鬼臉。梁鴻志，北京前太，當時就傳過南京（有人管自南京）編者註：梁鴻志在北京政院內所納小星，即已於前年下堂。

邊疆會閑得嘴裏

淡出鳥來

邊疆會閑得嘴裏，淡出鳥來，到京組織僑府，其組織系統，在行政院下，有一邊疆委員會識者譏為係一疊床架屋，不倫不類之駢枝機關，蓋僑府有何邊務可言，豈非笑談乎，然據熟悉內幕者言，此機關之設

傳局小科員鍾任壽，實際已合融合一氣。他們撈鈔票的戲法，立刻分步驟的檢演出來，先派爪牙占領今在新街口設置一個非聽非馬的報業管理處，表面賣些雜誌報紙，實際完全是一個黑幕機關，林柏生派鍾任壽每天仲著華北郵政管理報紙的日本人柳町精，請他喝啤酒，玩女人，把柳町精攪得神魂顛倒，終於在馬油前力爭，把華中白報紙分權權很輕易的送給林柏生，這一來他第一碗鑿了，而且每月騙來的鈔票有人估計，在一千萬元以上，那時的米像只有幾百塊錢一石，無怪這般廣東老鄉個個吃得圓與胖臉，第二步撈錢計劃，是特種事業司司章乃綸的傑作，於了一個統制收音機的方案，由主子批准，設立了一個廣播協會，讀者恐怕還記得他們這一幕飲錢的故事吧，那時上海還有無線電的老百姓，格於淫威，無法抵抗紛紛遵照他們的勒索，交款無事，否則無線電充公，還要到憲兵隊吃官司，這樣一來，不盡黃金鈔票，滾滾而來，林柏生儼然成爲巨富了。

劉海粟一事無成

自稱「藝術叛徒」的劉海粟，憑其一向招搖撞騙的「天才」，也會在上海藝術界裏紅過一陣子，直到上海淪爲孤島以後，他還當着他自立的「美專」校長，因爲他的態度太不「積極」了，所以學生中很有許多不滿意他的，常常鬧風潮，「叛徒」無法，終於一氣走南洋，並且不久便傳聞「失蹤」了。

不管他的「失蹤」是否真確，抑另有作用，總之太平洋戰爭爆

，乃對人，非對事耳，緣羅道着強，以勞苦功高自詡，若不必以「特」字官階昇之，無一酬其德，其他各部，宣告客滿，乃設邊疆會以羅爲首長，羅就職後無事可辦，經常數月不發一公文，部曹大有如水滸黑旋風李達所云，「嘴裏困得淡出鳥來」，羅這次向官憲請去，結果易以陳逆蔣成充任，羅逆改調司法行政部，一級中，數月不發一公文，恐世界各國，均未之前聞，傀儡劇此新紀錄，足以自矜矣。（蘇人寄自南京）

萬花筒「醜態一打」

一，馬嘸天綽號黃天霸，無論什麼場合，有什麼義務戲請他唱黃天霸，他一定准唱，入詞不入調，他也不管，包送他出場，台下還是熱烈的捧場。

二，陳羣，好談男女的隱事，大庭廣衆間，談得津津有味，

發了之後，他便忽然從而降，乘着日本的軍用機飛回了，一見了人，便開口是「友邦」長，「友邦」短，他說：「我是友邦人保護我回來的，友邦人真是熱心極了，他們到處尋找我，已過找了一年多……」結果當然是天不負人，「終於被友邦找到了，便用友邦的飛機保護回來，承友邦的至意，希望我以中國「藝壇盟主」的資格，與友邦合作，重建大東亞的文艺復興運……」侃侃而談，毫無愧色。

不過那時的「友邦」，對他也着實另眼相看，「新申報」還特別用花邊新聞並附「玉照」來登載他的回滬消息，標題是「東方藝壇的獅子回滬了！」彷彿這隻獅子一回來，東方的「文艺復興」便有望了，所以到滬來非常得意，真是懷着滿懷的「雄心」，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勳業」來，又要辦「國立藝大」，又要辦「國立美術館」，又說佛海，公博都是沒有班底，也不能成事，於是便去拉了，左拉右拉，總好拉不起來，學生都跑了，不跑的他又不願拉，結果不免是一事無成，只落得個「中日文化協會」的「名譽理事」，毫無「油水」，實在很無聊，所以叛徒終於有些消極了，便轉變計劃，鬧起展覽會來，據說又是失望，全部出品只被定購十餘幅，上面都標着「××聯絡會」，「××部長」××大佐」……的大名，均系出自事前之接洽云。（恐怕還有「呈贈」的吧！）聞自回滬後，一方面與高彩雲，大肆活動，終日出入於「友邦」「權貴」之門，以為偉大的「東方文艺復興」誕生了，但一方面却因為回滬之後，得知其第三位「愛妾」（美專學生）已與其學友某某實行同居之雜，暴聞之下，一氣幾絕，多方交涉，迄無結

他說夫子廟的到貨，非經傳點後不能走紅。

三，偽教育部上行政院的呈文，上面畫了一個大鳥籠，偽行政院長在上面批了「例好嬉」三個字退回去，這是什麼局面。

四，偽教育部方面辦體育的，是一個黃毛未褪，五牙未乾的小孩子名字叫徐英，什麼都不懂，這種投機家，混子太得真可以。

五，偽中華日報之六，燒了一部份編輯室，編輯先生大動腦筋，開了被焚清單，要徐福生賠，總編輯一個人賠子，還賠上十幾隻，林說他怕把實據到公館裏面了，結果打了一個倒一折賠。

六，偽宣傳部次長湯良繼，不會說中國話，但是和中國麻雀結不解緣，途人就談麻雀經，嘴裏不離口的「富而好施」(Bunni House)就是和勒子的意思。()

果，幾乎要鬧進法院去，但當時因為劉正要「領導」「文藝復興運動」，事情弄大了，究竟也有影響，所以最後還是忍痛離婚了事，「叛徒」的心境當然是相當的惡劣，這件事雖然沒有很大，但大部的人都已知道了，且有幾家小報，當着桃色醜聞，一連談了好幾天，總不堪，結果是挽請某方面加以制止始罷。

另有一回事：某次汪逆精衛在滬假國際飯店招待滬上各界，劉海粟亦「榮」列名單一份子，因為是「主席」的招待所以特別穿上最挺的西裝革履，車到國際門口，忽然來了衛士一名，阻住去路，說是正在戒嚴，不得通過，劉說：「我是主席邀請來的」，衛士道：「你的服裝不對，也不能進入。」劉以「藝術叛徒」之「尊」，又應「主席」之邀，名正言順，豈能忍衛士的不恭「相應不理」，仍是向前衝，但是第二個衛士又來了，又是阻住去路，態度更加强硬，兩硬相碰，必有一硬受傷，劉想：還是算了吧，既算了，當然又是「叛徒」吃了虧，連忙回家換衣，連忙又趕來，他向「主席」鞠躬致敬的時候，已急得滿臉是汗了。

原來汪逆的「請柬」上是寫明入會場時，須一律着長袍黑掛禮服的，大概「叛徒」因為高興之至，一時疏忽了。

寧波的大號漢奸周逆士英

寧波地方，提起「周大板」三字是人人知道，個個曉得的。周逆，鄞縣南鄉新塘沿人，原任永中鄉鄉長。三十年四月十九日，寧波事變，周逆以永中鄉長名義，號召八區各鄉鄉隊長，組織

七，女戲子，女明星，妓女，嫁漢奸的，據調查有一打（一）陳雲裳嫁湯于翰，（二）胡楓嫁張素定，（三）白素蓮嫁石林森，（四）蓋天紅嫁高際堯（五）翠嵐霞嫁鄧家谷，（六）小玲紅嫁周佛海（七）小愛茹嫁陳能章，（八）吳桂春嫁鄧福禹，（九）十三紅嫁顧寶衡，（十）呂芸芳嫁趙毓松（十一）吳美英嫁梁孝成，王玉琴嫁褚保衡不知道的一定還很多希望讀者補充。

八，周學昌火氣頂大，肝火一發不可收拾，裁縫把太太衣裳做壞了，他竟會把裁縫關起來。

九，李聖五表面上自命清高，終日閉門謝客，一切酬應，向來謝絕，可是暗中在動撥錢辦法，把偽學校的教育經費扣住不放，由一個會計在外面大校印子錢，三十五萬借款，每月要利錢十五萬。

十，鄧祖禹在江西撈了許多

「游擊隊」當時部下約有千餘人，武器彈藥尙稱殷實。以周逆善於沽名釣譽虛偽掩飾的手段，亦頗能獲得一二贊許。

敵東京浪人子原兵三郎，在事變之前已潛入寧波，對於寧波情形，在衆敵之中比較熟識些，於是他便領着數兵丁擲擄掠。得知有個周士英在八區，幹游擊工作，於是便到處捕捉，軟騙硬嚇要他去降，但以引誘無方未能遂願。後來他們打聽得周逆是個怕老婆（怕小老婆），便想個法兒，將周逆的小老婆阿四，搶到寧波憲兵隊裏來。那時周逆以「紅顏流落」，「伊人難捨」，便毅然趕到寧波，向敵人搖尾乞憐，只要放還阿四，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據消息靈通方面，阿四在憲隊中已被「動洋裝」數次）

敵人派周逆一個「鄧南保安隊主任」的頭銜，命他率領八區的地皮，以利「皇軍」通行。周逆將舊部移至姜山鎮（有骨氣的走了），命其心腹「徒弟」王坤做保安隊的大隊長，自己處在「太上」地位，過他「篤定泰出」的奴隸生活了。

周逆出身無賴，不懂軍務，縱任部下，爲所欲爲——其實即使懂了也不會管的，買「炸彈殼」買「炸彈酒」買「炸彈」：低價強買之謂），老百姓恨之切骨，無處訴苦，只能背地裏罵罵罵罵，他們的唯一的安慰便是：勝利以後國法決不寬容這種逆賊的。

周逆是個色鬼，在這四年中受他愚弄的女子不下十個，但是當着阿四的虎威，周逆總不敢將秘密公開。阿四爲了要管束丈夫，所以每逢周逆到寧波來時，阿四總是跟着同來的。去年春天阿四懷孕臨足月，周逆應衆逆之招又到寧波來了，阿四因爲不放心，依舊繼續着她「跟」的工作，在衆逆宴會的當兒，大喊腹痛，一時寧波人

錢，結果給他女兒席捲一空，跑到後方去，還給他來了一個父女絕義的表演，人財兩失，真是何苦。

十一，偽政府裏面，三十六行，樣樣俱全，有裁縫司務的司長，痔瘡醫生的次長，唱滑稽戲的副官長，最妙的，是一個廚子，做了某部的總務司長。

十二，安徽教育廳長因沉迷輪盤賭，捺連手刃了兩個老婆，還剜去眼睛，割去鼻頭，手段之辣，未之前聞，（武松）

教育部「無奇不有」

偽教育部第一任教育部長是趙道正平，他在事變以前，是一個窮教書匠，因爲汪逆組府的時候拉攏各黨各派，他就受汪的青睞而加入，並且獲得教育部部長一席，他登台後因爲和次長戴英夫不睦，把整個的一個偽機關，弄得一團糟，部下看見上臺如此

傳爲笑話。

勝利以後，周逆潛居新塘沿地方，他的遭遇，並不像我們人民所想像的程庭。他雖然失了勢，但他有的是錢，從人民身上刮來的錢。依舊可以過他奢華逸樂的生活。他的錢是從什麼地來的啊？是他老子遺着他的嗎？政府當局爲什麼不追究這國殃民的逆賊呢？難道就此輕易地算的了嗎？公務人員的眼睛給鈔票貼瞎了嗎？但是話又得說轉來，當局對於這種敗類或許另有妙計，暫不發表，亦未可知，寧波的同胞們！靜待着吧！（方復）

司法界敗類聶重義

轟動全國的弑父逆倫案，審判官即聶逆重義，周欽吉家中白化了許多錢還動結果仍落了個身首異處，從中却使聶逆發了一筆大財。

華美藥房徐達昇殺死胞兄案又經聶逆主審，徐家的財富以金條計，約在萬條以上，聶逆到手多少，雖不得而知，然此後不數日，聶逆買進大批棉布顏料；家裏傭人也增多了，派頭也闊綽了，同時錢莊，企業公司入了不少股份儼然商界要人，出入交易所也算新貴投機家之中堅份子。

法捕米雷警學徒張金海案也是聶逆的審判長，郭士元大行賄賂，聶逆亦開足條竿，事敗，爲僞當局免職，反以不願與污者爲伍等語粉飾，聶逆爲避免同僚譏笑計更賄重金調任一最高法院推事，一本人卻常駐上海公館，大嫖大賭，吞雲吐霧於象牙牀上。

「上樑不正下樑歪」他們成天到晚把辦教育就辦到麻將桌子上，組織了一個集團，孜孜不倦研究「無奇不有」麻將的打法，結果出了一本書，名叫「無奇不有一種」，還公印行在街上公開發售，這是一本大笑話，後來越逆去官，有人向汪逆告發，也把這一階列爲罪狀之一。（莊）

鷄零狗碎

路易士是「拉塊媽媽」的揚州人，他是揚州殷公的大女婿，殷氏有女三人，全是膏粱，殷的律師，大女婿便是這位文雅督物的魚詩人路易士，二女婿叫金什麼的，會畫兩筆畫，曾在上海愚園路開過一另飯店，自己做掌櫃，佈置佈置櫥窗，得意洋洋的自以爲完全藝術化呢，三女婿叫周家棟，是揚州的一個體育家，可是礙不到幾個月，便生病死了

聶逆得有今日，得其妻之內助不少，行賄納賂莫不以其為媒介，賈進寶出何常不聽其主張，逆妻雖年逾知命，尚風騷十足，尤以與黑帽子王某之攬七念三，更為鄰里所熟道，然聶逆則置若罔聞。聶逆畏妻特甚，是故室內常有跪地板頂油燈之鏡面表演，

勝利消息傳來後，聶逆潛逃無蹤，然而近來，又出現於海上，神氣活現，彷彿若無其事的样子，據謂聶逆已向司法界某某疏通妥當，不日將搖身一變，走馬上任云。

想聶逆賣國求榮，認賊作父，身犯通敵，鴉片，詐欺賄賂等罪，知法犯法，雖處以極刑，尤嫌對其處罰之不足，況且其仗日人勢力，發發愛國份子，終然政府當局一時忽略，受其矇騙，則地下工作人員的屈死英魂，也不能與他甘休。（含冤）

色中餓鬼的盧英

盧英在偽府裏也算扮演過幾次的重要角色，他也曾認賊做父的，慘害過很多的愛國志士，在他全盛時代，曾被偽府任為軍事委員兼上海市警察局長，和保安司令部，上海的軍警大權，由他一人把持，所以把上海鬧得臭氣，他也是難辭其咎的，其後係上海市長，調換周道佛後以後，他的勢力才一落千丈，當時外傳頗有吃官司的可能，以後選了陳後主看老同道合（色鬼）的面上幫了他一個小忙，調任偽府的參軍長，其後他的一批裙帶關係者，有的潛逃，有的入獄，在周道佛時代的惡政上，還算以這件事，為最愉快人的呢！

，這姊妹三人，平時都打扮得妖魔鬼怪的，除了二女婿夫妻二人在上海住家外，大三都住在揚州，在淪陷時全被日本兵姦淫，魚詩人雖說後來參加大京師文學會，在初也會氣傷得死去活來，他有一天在大雨滂沱之下，在街道上，大唱其詩，曰：「我的年輕的妹呀，你的高大的影子呢？」（揚州人稱身體高大，叫「大个子」，路易士身材頗長，所以如此說），怎麼不娶了，妹呀，你忍被壓在矮子的身下嗎？」他每遇到失意或高興的時候，都歡喜在大庭廣眾之中唱詩，不知這次被捉了去時，又有什麼新作問世？

× × ×

蘇青一度被人誤會「左傾」作家（音同蘇青），如果真有點左傾思想，也不致為敵偽利用了，其實乃是骨頭又「酥」又「輕」，她與潘金蓮一般，共交過五個男人，一是他的精髮夫，二

現在據漢奸醜史第二冊的登載，盧逆業已入獄，但在被捕時，還死要面子，結果還是免不了帶上手銬，被曳而去，這真是天理昭彰了。

盧逆在戰前，不過是一個偵緝副隊長出身，敵人侵入上海後，他首先情願投入敵海軍武官府，担當腰帶主任，利用流氓，捕捉愛國份子，以後又勾結了敵上海憲兵隊長五十嵐大佐，請想上海敵人最大勢力的兩個機關，都被盧逆以愛國志士們的熱血，換來了信任，（實在是利用而已）當然馬上可以身官發財了，結果造成了盧逆的官級，上海市警察局長，直至盧逆由偽上海警察局長，調任偽府參軍長為止，還是按月領取敵海軍武官府的秘密經費呢！

普通人都是飽暖思淫慾，盧逆當也不能例外，他本來家中已有兩備老婆（大婆王氏出身不助，二婆乃花烟館出身，其原夫張殿甲，以偽上海水巡隊長職務，與盧逆調換，其後爲避外方耳目，僞稱盧逆內兄，真可謂無恥極矣，）但他還不以爲足，每天除了到長三么二，酒樓舞榭，尋花問柳外，還在他的親朋和學生們的眷屬上，大動腦筋，他竟打「鬼子不吃家邊草」的成規，在他這「勢力變質」的壓力下，一般的無恥走狗，當然是盡力貢獻了，盧逆的部屬，巡官以上，有十分之九是繫裙帶關係而來的，分局長以上，更是官屬裙帶關係佔一小點的是間接的而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太太和四太太的桃色事件，三太太姓胡，本來是盧逆諸弟之妻，因爲盧逆在外邊玩膩了，他以爲求之愈難者則味更美，於是千方百計，努力勾引，結果有志者事竟成，終爲盧逆達到目的，官先不過陳倉暗渡，後來就棧道明修起來，他這位諸弟，一看不好，鬥勢力又不是他

是同鄉的一個小夥子，三是，周越然，四是柳雨生，五是陳公博。

周佛海納女伶小玲紅爲妾，外間傳言爲偽復興銀行總經理孫曜東所獻，周之妻楊氏大怒，預以紙包人糞，如糞帽，電話召孫曜東至，面數其罪而罵之，罵畢，手捫其頰，後令人將糞帽加孫頭上，孫狼狽而去，俾此事揚於愈衆，故三太太司操縱金融時代，孫居然獲得黃金特稅，說者皆云係糞帽之調劑。

來函

逕啓者頃閱貴公司中華民國卅四年十一月五日出版漢奸醜史第二輯第八頁內所載米統會副處長顧輯人被捕經過查氏先失檢彪公於民國廿九年三月故世戰前素來寬裕經此次事變一生命心血事業廢諸一旦但氏即使手頭拮据向

的對手，不如老早識相，結果以一個分局長的位置作條件，弟妹就搖身一變而為盧公館三太太了，他的弟弟胡驥，拉着姐姐的一根毛，就幹了偽警察局的第四科長，和羽林路分局長，等到周逆佛濟任上海市長時，胡被調為崑崙分局長，等盧逆調南京後，胡就被滿其壽以受賄罪而送他吃官司了。

所謂四太太：實際上乃是八仙橋的陳××太太，陳婦本是堂子出身，這個事更是來者不拒，陳婦臉子雖然平常，但是工夫很好，善會七擒七縱，因此盧逆樂不思蜀，竟把那位由弟妹而升格為三太太的胡小姐忘掉，據聞有一次老虎大發雌威，跑到八仙橋的陳公館，大興問罪之師，結果陳××被罵的狗血噴頭，頂着線頭巾雖逃去，但三太太却因此而失寵，倒把八仙橋的陳太太，造成了半公開的四太太的地位，到現在恐怕三太太還感覺失策呢（蘇守中）

老怪物周越然

漢字頭中，不幸出了不少姓周的寶貨，如周佛海，周蔭庠，周學昌，周作人，周越然，周黎庵等。真正把我們這班姓周的人的台都坍光了，這批漢奸的醜史，多半都被人揭發過了，我今天特地要提出來談一談的，就是其中的一個怪物，周越然，因為目前關於他個人的史實的文字，還不十分多，所以我想盡我所知的詳細地記述一下。

周越然的天性是聰明的，然而我稱他為怪物，

韓人姪有所挪借業經於卅三年七月間如數清理有韓人親手收據可憑又氏自去冬以至於今茲為生活所迫離鄉背井流浪親朋家中所云今年春天析產等事更屬無稽至於向第三方面軍遞了一張呈文云云虛實可向第三方面軍查詢無置辦之必要為此特請函懇祈

貴公司迅予更正藉符事實而免冤屈不勝感戴之至此致

大同出版公司台鑒

顧凌謹啓十一，十九。

也不是隨便加上綽號，我有我的理由：他今年已達六十一歲的高齡，前清時會中過秀才，但是自幼却喜歡習讀英文，對於中國文學並不通順，正如他自己常說的「文不文，白不白，」可是肚裏不餓，表面上專要做得好看，裝做十足的一個學者風度，經史子集，稗官外史，搜羅殆盡，裝上書架在別人看來，果然都稱道是一個學富五車的飽學之士！其實大半的書，僅翻了一翻，研究一些版本，裝釘

而已，內容是不問的，其所涉及書之內容的，我這列位一定都知道，全是那些所謂「性書」「性史」罷了！以他這樣一個花甲老人，倚老賣老的，本可以退隱了，誰知還會在敵偽的勢利引誘之下，出山做了一些既不「豐功」又不「偉業」的專業，誰云不是「怪物」耶！結果還落下一個「文化漢奸」之名，太不值得，太不值得！

他在參加和運以前的歷史，我簡略的述一篇：三十歲以後，他祇是一個普通的英文教員，教過的學校也不算少，蘇州，南京，安慶等地都跑過，在上海中國公學任職的時候，曾被學生驅逐出校，他的臉皮厚，縱使教書有不對的地方，他絕不承認，後來進了商務，爲了待遇厚薄，較量過不少時候，依他要求，必須與鄭富灼先生同樣的拿三百兩銀子一個月的薪水，豈不是獅子大開口，初出茅廬的小子，太不知輕重！但是自從他的「英語模範讀本」問世以後，他大大的撈了一筆，採用版稅的方法，與館方訂立合同，視實銷數目，四六折脹，這樣過了若干年，着實賺了一筆家私，在開北天通庵路買地皮，造房子，娶媳婦，抱孫子，一方面因了風雅自居，造古齋肆，大買其古書奇書。在商務時期，還在某小報上撰些不三不四的「淫」稿，一二八後，則專靠翻譯學校吃飯，其時，他的朋友便給「周

越然是一個醜態應變的腳色」，許多同事大都囑囑離後館中待遇菲薄離開了，而他猶能善迎領方，獨當一面的笑開辦事，這也許就是他聰明過人的地方。

八一三後，他本來倒也還安分，歷年的積蓄，儘够他過一輩子了，一二八雖說損失了不少圖書，但神進的亦屬不少，豈知他爲名爲利所牽，仍不免踏上偽方的不正之途，這其中也有一些遠因近故，因爲汪派中的要人，有一部份全是商務同人，如傅式說，李聖五等等，都做了大官，還有他的一位至友夏奇峯，在偽方任了要職，當然心裏有些癢癢的，可是他生來胆小，又不敢，而且又沒有那種本事，担當要職，所以還是頭他的老本行，在書本子上結「幾個文人，還做成一個「文學者」來出出風頭，誰知一失足成千古恨，造下了大錯！

按理周越然實够不上「文學者」或「作者」個頭銜，試問他究有什麼創作問世，對於中外文學，有什麼貢獻，至於編幾本「課本」，這不能稱是創作，然則單靠他做幾本「性知性識」「六十四憶」等書，就能稱爲文學家嗎？何況這一類的書，完全低級趣味，七湊八湊而成的，簡直狗屁不通！列位或許要說我批評得太過份了，然而不然，只要看過他的文章的，便知我說得一點不遺份，周

越然不儘在文字上，就是他的爲人，都可以說是聰明過了頭，專會「牽強附會」，試舉例以明之：

(一)他說英文的「早安」叫「各得罵人」(二)他稱「吹牛皮」叫「鼠牛比」(三)他稱魯迅是他的宗兄，周佛海是他的老弟台，因爲他們都姓周(四)他說汪精衛是他的「內親」，因爲他的夫人姓汪，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只要牽得上，拉得上的，都附會而牽拖在一起，天下眞少有這種怪物！

他的筆名，無查不有，如：(一)丁了之，(二)月船(音同越然)(三)州亞(音周爺)，用以討人便宜)等等，後來在方報，海報上撰稿，則用越然本名。

他是一個專門收藏「性書」的人，當然他對於「性」的研究，會下過苦功，因之他對於女色方面，也是不出任何人的取好，可以說是獨具一功，這一點也是本文所要加以特述的。他在年輕的時候，便已犯下了手淫的毛病(與已故之僑江春會長陳道翠，如出一轍)，十六歲前會和他的表妹姪好，爲其族人所不恥，年長以後，身體極壞，即爲其且且而伐之的緣故。他的老姪，汪太太，一個小脚女人係由其母手下訂的婚，卅歲後到了上海，十車洋場，涉足花柳場中，大頑而特頑，幾乎一條命送在無底洞裏，到四十歲後，憤恨地改正，一方面從事補

養，甚至還有他的採戰之術，漸漸地虧他轉得年少了，身體也發胖了，據說這幾年中，除性書而外，關於兩性的照片(即春宮)，也收集得着實可觀，大約有一手提箱之多，這也是他人所不及的，他有两个兒子，其時他的大兒子已結過婚，據說他還和他的大媳婦有過關係，言之不堪，

勝利以前，他參加「士亞文」代談大會，出席東京，曾在異鄉嘗過幾去臭味這是他歸國後常常對人提起，而引以爲榮的事。陶晶珩、陶亢德、柳雨生、蘇青這幾個敗類，都讚發過他，尊他爲「性學」前輩，蘇青在去與雨發生關係以前，便已與這位周前輩因研究「性學」而早已去地嘗過過了，諸位細想，六十歲不可謂小了，尙能出這等無恥的言事來，豈不怪哉。

他的「性書」中，確有不少絕版少見之書：「痴婆子傳」，「肉蒲團」，「金瓶梅」，「燈草和尚」，「浪子外史」，「杏花天」，「素娥羞」，「一簣樓志」，等等，春宮中有東洋經版的「宮女寶鏡」一部，計有三十六張，張張不同，全是赤裸裸的兩性鏡頭，這一部春宮，周道佛準會願以黃金二十兩與之交換，聽說周越然以辭推却了，可知其「名貴」矣。

總之，周越然的一生，不值一提，誠如其報所

謂「專賣性囁頭」的文人，文化界出此敗類，不僅為我文化界不幸，亦中華民族之不幸也「周人」

「大東亞文壇」上的「健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起，上海文壇遭計空前的劫運，從那天起上海所有的報章雜誌都悉數停頓。那時候報紙停了十一家（計「申報」、「新聞報」、「正言報」、「中美日報」、「神州日報」、「大美晚報」、「華美夜報」、「大英夜報」、「大晚報」等雜誌停頓共有二十多種）如「文林」、「文綜」、「奔流文藝」、「上海周報」、「華美周刊」等。）

敵僞用了種種手段想和上海文化人合作，來跟他們一塊高唱「大東亞八股」，可是他們的毒計全失敗了。

跟他們合作的祇有一批本來被大家所唾棄的「文場敗類」他們在敵人的支配下大大地活動起來，在日本海軍部管理下「申報」、「新聞報」由陳逆彬蘇和吳逆蘊齋的捧場下開始為敵僞宣傳。其他敵僞方面也出版了「新申報」、「中華日報」、「新中國報」、「平報」、「國民新聞」公然毫無廉恥地宣揚着「大東亞政策」。

一切都披黑暗籠罩着，大家都更沉默了。唯有一批無恥的走狗們在活動，不久之後就形成了一羣「狐羣狗黨」的集團——在他們自稱叫做「大東亞文學家」。在這集團內他們以強力霸佔了整個文壇，造成了中國有文學史以來最醜惡的一頁。

在那批漢奸文人中尤其是以柳逆雨生，陶逆亢德，潘逆予且，周逆黎庵，吳逆江棧，魯逆風，鄭逆吾山等最為活躍，他們可以說是大東亞文學的鼓吹者，幾年來得意忘形地搖尾獻媚於日人之前，拉自己的同道落水一塊來捧一下場，組織了「中日文化協會」肉麻當有趣地捧女作家，以歪曲的理論來蒙蔽真理，並陷害不願跟敵人合作的作家，這都是他們幹出來的「好成績」。

除了這些台柱之外，文載道、路易士、楊之華、紀果庵、譚正鑾、楊光政、丁諦、陶鼎蓀、張愛玲、蘇青、朱襟之、周越然、班公、康民、譚惟翰、陳孚木、樊仲雲等等都是「大東亞文壇」上的「健將」，其他「跑龍套」「小丑」之流真是不勝枚舉

文化成爲商品，於是內容八股，譯文不通，只

知領津貼，申請配給報紙。色情文學於是風行一時，「結婚十年款是一個好例子。」

蘇北老漢奸楊君實

楊君實，年四十六歲，北省交河縣人。保定軍官第六期畢業，畢業後，即加入西北軍二十六路充當參謀。後改服務於稅警團。歷充營長團附等職。敵日侵華，楊喪心病狂，號召其稅警團，少不更事之士兵，於二十七年，在蘇北揚州泰州一帶，組織匪軍，奔走僞國府軍政部，購買番號。擬派給養，包運禁貨，大發其財。實爲蘇北當漢奸最早而最老

者，後因送賄款遲期及數目問題，爲僞南京政府所不滿，乃由僞蘇北行營項主任之要求，與將其番號，僞二十二師，給劉逆相圖，充當師長。楊逆從此聞居揚州城內。劉相圖因不勞而獲師長地位，即委楊逆爲二十二師總參謀！兼與化城防司令，以酬其勞，更派兵一連，護送楊逆至興化縣北之沙溝鎮，招兵買馬，搜括財物，包運鹽斤；人民受其害者，何止百萬，死亡載道，十室十空，遂於三十一年正月民變，冒死抵抗。楊逆開槍掩護，乘汽船逃至興化城內，是役打死民衆數千，楊逆脫逃後，即匿跡揚城，開設運輸公司，終日烟賭酒色，的連絡敵日軍官，度其萬公歲月，殆今敵日投降，僞二十二師爲匪軍消滅，樹倒猢猻散之今日，楊逆竟展其手段，匿跡消聲，逍遙法外也。（士卿）

張善琨被捕始末

張善琨——這個深却於觀衆腦海的影字第一號大漢奸，他的命運已步上悲慘之途，他的光榮的半生被毀滅在走錯的一步上；倘今日他仍活躍於海上，無疑將爲掌握影壇的富主，影界牛耳，而喧騰一

時，紅得發紫。但他現在却被困禁着他是一個待決的漢奸。

四年前，舊和界淪於敵手，張逆爲保全自己的私產和地位，不惜出賣人格，迫令華商各影片公司

合併爲僞「中華影業公司」，直接在敵人的指導下，作種種助紂爲惡的麻醉和叛逆宣傳，並爲假悅敵僞主子的歡心，以豐厚酬金誘引類似妓女的影星如陳燕燕李麗華之類，去南京，加慶視爲府憲那一層紀念，去東京以考察爲名而回敵入獻媚。後來更因虧欠日方巨款數萬萬元，無法償還都致組中影，合併華影「僞中華電影製片公司」山林逆植生日人川喜多政分任正副董事長，當時該公司規模之大，實無其匹，職員竟達三千餘人，上海電影界乃完全被控制於敵僞控制之下，實出於張逆一人之力。而且儘量接製低級趣味的色情作品，以示親善，而利敵人精神毒化政策的推行。在敵人所舉行各種「親捷」「反英美」大會中，張逆無不竭心盡力，大肆活動，爲其同者盡忠的靈魂，昭彰在目。

但今年春，世界戰局開始波動，他看到敵僞內的末日將臨，於是錄一盟，打算到大後方去一溜，俾洗刷身上的污濁，以資勞抗建國的順利面孔，重臨上游，造成電影界的新氣象。憑他的政治頭腦，商業手腕和一貫豪爽慷慨的作風，馬上勾結了聞人×××黨政首要×××和×××，通過他們的關係，打算在後方建起根據地來，而這一領袖李××居然一口担保太平無事，立誓介紹信數封，囑各地當局竭盡招待之職，這使他更膽大了。於是在出走之前

，稍稍有一個佈置，對僞公司方面僞稱生病，給假休養，多年惨淡經營的共舞台，則全權出讓於人，並把手中的股票，地產，紛紛拉出，變作大黃銅金法幣。臨行前三天，猶與第十八號娼婦陳燕燕商會於某飯店，慷慨贈數千萬，一切準備充分，遂於五月下旬偕第三號妾童月娟，僞華影製片主任李大琛，庶務張丙生，行李八大件秘密赴杭，並與杭地敵僞機關，保持密切聯絡由敵憲兵二名，僞軍一小隊，浩浩蕩蕩，護送過江，至塘口交界處，當地會會長接收了一筆可觀的酬金，打出張逆行證，並代他們包了一隻船，駛往淳安，由淳安雇一汽車直抵屯溪，下榻於最講貴富麗的皖南招待所，儼然以負有重大使命的要人多能出現於公共場所，那位旅館經理見到這位大人物的惠臨，尤獻殷勤，竭誠招待之能事，地方當局且將訊室爲張逆洗塵。然而黨風景的事終於來了，屯溪中央日報首先發動攻擊，以社論「敵僞黨漢奸」爲題，痛所陳言，指出張逆那不可原諒的罪行請求政府法辦，張逆會意，即派李大琛送去法幣一百萬元，但遭華館當局嚴詞拒絕，旅館經理看到風頭不佳，於是邀張逆等共乘小包車赴黃山遊覽以避鋒，然而漢奸的面目終於爲大眾無情的揭發，各界人士一致的主張，嚴懲這企圖以投機行爲化賣國於無事的巨奸，羣憤憤慨輿論嘩

然，鬧得滿城風雨，地方當局雖欲寬面子，講交情，至此衆怒難下，亦無能爲力了。五月二日晨，皖南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張宗良電告駐紮某團部將其拘捕，當日下午解抵屯溪一時轟動小城，爭先恐後，欲睹此巨奸的真面目，而逆猶抑首泰容，貽然自得，一若對洗刷自己的罪名隱有把握，在市民鼓掌稱快的呼喊聲裏，被押入警備司令部。

二十五日下午，行署軍法官開審，張逆除親顏承認三十一月間月會率領影星赴寧都參加偽府還都紀念，並攝製散播毒素思想的宣傳影片，其他的罪名無一不強詞狡賴，軍法官詢以戰後，張逆曾以一部份電影器材運往漢口給予某國方面，漢口淪陷前，何以要堅決索回而不運至後方參加抗戰宣傳工作，則低頭啞口無言，並一再重復他和×××，×××，×××等的關係，這次內師亦是這種關係「函召」的，藉圖掩飾。於是使軍法官感到棘手了，這三人都是具有雄厚勢力的「大亨」，你能爲了判決一個漢奸的罪愆，而得罪他們麼？軍法官在保持威嚴與堅守飯碗的交逼下，宣告無法受理，聽候還押，於是張善琨暗暗地笑了，國法究竟難勞私情，他的前途大放光明，

但自張逆落網後，報紙上，便不斷地刊佈着他的通敵罪證，民族網紀與懲處漢奸的評論在陪都也

得悉了這消息，紛紛主張嚴辦，中宣部羅學謙更談示：「張逆罪行不特其一切行動可爲其自身作證，即敵後數千萬民衆亦可爲其各證，中央對於每個在敵後及大後方艱苦奮鬥之戰士，絕不能任其白白流汗流血與流血，因之對於爲虎作倀之漢奸，亦絕不會輕易放過一個，任其逍遙法外」，同時中國日報亦針對那些詭譎而大聲疾呼：「漢奸那能不嚴辦」

六月四日，專車押上鏡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當道輛「國×字第一二五八特備囚車」他在警備司令部時候，會不斷停佇好奇興奮的市民們，張逆仍穿着呢質藍色西服，雍容而寬得轉的氣派，在獄內，他會要求准予閱讀報紙，當局爲免其獲有線索，預編口供，報紙是准讀的，但將有關此案的消息和評論，都一律翳掉，這使得張逆非常着急，聲稱其心臟病加速跳動隨而要求住院診治，及盼早日偵查完竣，恢復自由，口氣之大，令人寒慄。

現在關於他的消息却沉寂了，也許政府要員們忙於接受，忙於建國，而忽略了漢奸的審訊。也許他神通廣大，搖身一變，又將重與滬人相視，雖然目前情形如何，但我們無論怎麼要堅持嚴懲逆罪大惡極的巨奸，加強鞏陣，共同撻伐。

杭州的奴才(二)——偽「商會會長」王五權

漢奸！漢奸！誰不切齒痛恨，然而有些漢奸在光化日之下，却還想搖身一變，但狐狸尾巴總歸是無法掩飾的。這，使人想了首先歡迎日軍的王五權，他也是杭州羣醜中的「紅人」。

當日軍跌蹄踏進杭州城後，民衆都在閉門暗泣，杭州的人民離開了國軍，都像是失了爸爸的孤兒一樣，從此剝奪了自由，陷入水深火熱的深淵裏，就在這樣沉痛的場向中，竟有一面孔笑臉，高高興興的第一個去歡迎日軍的漢奸，他就是王五權，一個中國人，恥也不恥？

王五權，十足像一個地方紳士，雖是住在杭州却不當地人，而是紹興人，年紀也差不多有六十七歲了。他是長安絲廠的大股東，由於他奴隸成性，這樣的奴才當然大爲日軍歡迎，於是，「維持會」的「會長」在敵人眼裏就非他莫屬了。以後又組織「商會」，自然他又是一「會長」了，靠着這個「銜類」着實撈了不少錢。

勝利後，漢奸的美夢碎了，王五權也想到了這點，他想逃，但到那兒去呢？他徬徨了，不想他却搖身一變了，他說：「他出來做會長，完全是爲國爲民，假使我不做別人也要做的」。一些夢囈，早已顯出了他醜惡尾巴。還想騙老百姓嗎？做夢！

國軍開入杭州後，當時的幣制依然混亂得很，尙未有明令公佈，而王五權藉着「商會」的便利，居然異想天開，每天有行市公佈。最初是一百元僞幣換一元法幣，隔了九天，「市價」又高了，漲到一百六十元作一元，以後又從一百六十元跌到一百元作一元，就在這「漲」——「跌」之間，王五權在買進賣出之間，賺了不少錢，杭州的僞幣換法幣市價幾乎都操縱在他手裏，因此沒有幾天「商會」給當局查封，再隔二三天這個「老奸巨滑」的王五權，也嘗到了鐵窗風味。他的結局也祇有了回分解了。（鐵頭）

杭州的奴才(二)——米業巨擘韓雨文

設若不悉底蘊，碰到這道貌岸然的韓姓兩文，總以為他是和氣的好商民；其實他外表的做作，即是他處世發財的秘訣，皮笑肉勿笑，就是他一副兇險，所以很多人冠以『笑臉老虎』，『鶴頂砒霜』等雅號。

在軍閥時代，韓奸會經代辦軍糧，出了不少的努力，因此獲得了米業很高地位，北伐成功，他稍形款跡，之後，擄資在湖州開設恒大米行，靠着他交友廣闊，神通廣大，營業居然蒸蒸日上；在這時他一變又是貪手可熱的人物，迨抗戰發動，杭垣淪陷，奸巨滑的他，偷偷地把存貨運走四鄉，他的實行損失最微。

不久，『治安維持會』在敵人槍刺下成立，其時商店十家十閉，殘留市民，告欣無門，何況民食一項，百政之先，因此請求名重杭垣，米業巨璧兩

唐海安與湯良禮

被捕漢奸中，唐海安之烟癮甚深，吃足一頓烟後，至多維持兩小時，即須再吃，落網之日，唐要求慢慢帶他去，因以電話迎嚮者至，唐請為之注射，聞一針打過，可以維持三天，唐已如此，不知邵武軍一日到夜，躺在烟舖上不起身者，一旦身寄囹圄，又當如何邪？

文先生出台，韓奸爲了義不容辭，同時也爲了利慾薰心，終於二十六年尾，化名『韓悅林』粉墨登場，出長王逆五權主持的徵集科屬下糧秣股辦事。果然憑着他的手段高妙，將湖墅倉庫堆棧的存米，及積穀倉的米，絡繹運賣，從此民食無虞，社會安定。自偽『市政府』成立，他功高引退，因此是『米蠶』無論如何離不開米，乃在鹽橋直街廿六號開設新米行，始終執米業牛耳。而今抗戰勝利，杭垣光復，該行亦就此收蓬！

總之，韓奸的手段，具有八面玲瓏，對付官場，老是奴聲氣，唯命是聽，在敵僞時期，因在滬私運洋米到杭，超逾所禁，曾一度被敵憲兵拘捕，旋即釋放。近閱黨報，案發在滬落網，未知如何判決，吾們刮目以待。（右羊）

禮

捉湯良禮時，湯已遁去，遇其秘書某，因問湯之行蹤，某以英語爲答，問者怒，威之，始供湯潛匿之地，而聞湯不能說國語，僅能說極其勉強之廣東話，平時恒以英語爲對白，不圖其所用秘書，亦同一典型也。

火燒殯儀館的個中祕密

領過九元一尺戶口布的讀者，也許還記得去年某月本市滬西所發生之一件「火燒殯儀館」新聞，在那「新聞」發生之後，據說即有數十名因救火越軌之「消防隊員」拘禁嚴辦，據任審判此案之司法「機關」，即偽「特別法庭」是，此案之視得如此鄭重，據說個中亦有一段「秘密」存在云。

却說此不幸而遭「祝融光臨」之某殯館，位於滬西某路尾端，創辦入某為一殯儀業巨子，在外頗有「手面」。該館規模宏大，擁屍豐富，去年某月某日，因管理「耗堂」僕役不慎燭火，致遭回祿，當其起火之初，主管人員即以電向近段警局報告失慎，警局聞訊，即派滬西救火會前往營救，然此隊所派消防隊之率領者，據說係一著名「火鬼」，當救火車到達某殯儀館之初，頭率領者竟以講斤頭急於救火，向主人大開「滅災談判」後來大約因為所談「尺寸」難填其慾，率領「救火鬼」遂命部下草草從事，終於數百間殯舍，剎那間遂泰半化為灰燼，當火燄漫延至最西一間該殯儀館老板之一私室時，該室以主人之雅好古董書畫，藏有名貴之骨董字畫達數百件之夥，價值連城。不料救人員破室營救

時，一見此類寶物，不顧職責，竟大肆搶劫，該館主人目睹此類情狀，不禁怒從中來，即發電索有交情之「國府堂堂」要員，三年前曾委其代藏精緻楠木棺材一口之「海軍部長」任援道，詳告「消防員」之「大私無公」行動，及其寄存「貴棺」如火勢不熄，恐有罹災危險情事，任援道聞訊之餘，竟大為驚懼深恐將來死無葬身之「物」，遂回答館主，從速搶救，關於「消防員」不法事件，亦保證負責澈查，結果火滅，那口罕世「名棺」居然尚未化灰。翌日早晨，任援道得悉「貴棺」無恙消息遂把殯儀老板大大稱賞一翻，且為允諾言計，立刻發電「特別市警局」，向陳逆公博，大與街罪之師，陳公博一來對這位「賣國先進」有三分顧忌，二來明知是自己的管教無方，始有這些敗類警員存在，便下令警局，將那天派出某殯儀館之「救火鬼」掃數拘來，並且在此類不法警員住所抄出全部殯儀老板所失之古董字畫，事則於外人心大快。後來偽「特別法庭」開幕大審，第一件解公的案件據說便是那件「消防員瀆職案」，此案內每個人犯，均處長期禁刑，為首的那個「火鬼」更處以槍決之罪，「傀儡

「政府」而能如此從事，可稱難得，但話又說回來了，陳公博如無任援道之一電相激，恐亦辦不出此件

「德政」也。

江灣漢奸孫逸民

江灣雖然是上海市中一個小鎮，倒也出過很了不得的漢奸，孫逸民便是第一號；但他的大名，似乎不見經傳；然而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乃周邦俊之大弟子，名師必出高徒，他本來不是江灣人，爲了做漢奸的便利上，特地住到江灣去的。他住在火車站南面一所張姓的大洋房中，雖與張姓訂有租契五年

；但租金分文不付，他說：我給你們保護了房子還要收房錢，我非送你們到日本憲兵隊去不可。

孫逸民過去與憲兵隊的日本人，非常接近，他對人說：要捉個巴人，放個巴人，都只消我一句話

好了。他自己與日本憲兵，合做販米的生意，非常獲利，他一個人汽車有六輛之多，他的公館裏，每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來吃的，不是日本人，便是大漢奸。

去年陰曆三月二十八日，江灣龍王廟賽會，也是他的一筆買賣，報紙上都登出，謂本地紳士孫逸民發起，他居然做了江灣的紳士了。如今日本投降，漢奸無處容身，不知這位六輛汽車的孫逸民，捉了去沒有？不勝憶念之至！

馬連良依然活躍！

此間看到上海的報紙，對於附逆份子，時常攻擊得體無完膚，一般人都引爲痛快，在北京，這種情緒愈顯得十分鬆弛，別說民衆對於漢奸，還不會表示羣起而攻，就是官方的懲處漢奸辦法，似乎也還沒有具體化，記得上海報紙上有過一個北京電報

，說周作人，王揖唐，管翼賢諸人，都已就逮，其實至鄙人發信時止，這三天還在自由中，並未遭禁。再來舉一個例，譬如馬連良這傢伙，是百分之一百附逆的伶人，當時結交僞方，不必說他，最大

的罪行，他曾經組織過一個什麼演藝使節團，率領一羣地底，到偽滿洲國去慶祝過牠們建國十年紀念，全體伶人，身穿大和服，去獻媚日寇，他這番前往，一非出之偽官方所迫，二非當地劇場相邀。他是完全看幾張鈔票面上而去的，據說他此行着掙過一筆大錢，似此奸伶，北京人萬萬不該允許他今

日之下，還在北京漏臉，但馬連良這傢伙，不知以何神通，居然在今年九一八那一天，他在北京慶祝收回東北失地的紀念大會裏，演起戲來，不僅演戲，他還在台上，大言不慚的演說幾句，前後翻覆，眞使有識人士，爲之惡心不已。

羣醜的緊張處所——愚園路一二三六弄的祕密

昔日「偽政府」盤踞上海時，滬人恒目愚園路一一三八弄爲神祕之宮。蓋門禁森嚴，閒人莫入，不知裏面何人居住，辦些什麼公？實則爲羣醜聚集之處而已。

此弄最大住宅爲三十一號，戰前王伯羣（曾任鐵道部長）所住，汪「逆」由河內遷滬，實行賣國行動之「偽政府」組織時，即由日人保護，霸佔此處爲策劃地，並請偽高級親信居處，如林，梅，陳，褚，諸「逆」亦一度在此辦豆牙，殆汪「逆」惡勢日張，始專作爲汪「逆」之駐滬行轅地，設有秘書室，副官處，號令全滬，平日無何人居住，陳「逆」公博任「偽」一市長時，恒假此宴請敵人，遍招妓導女宿酒，極盡獻媚無恥之能，汪「逆」死，周「逆」佛海繼任「偽」上海市長，即依此屋爲辦公

地，將原主貴重傢具搬之一空。

三，十四兩號爲衛士大隊長張「逆」魯及部下所居，此奸戰前當汽車夫，後拜吳四寶爲老頭子，作特務工作，殘殺愛國志士，賁緣得李「逆」士羣賞識，若任隊長之職。直至汪「逆」病逝，則獻媚周「逆」佛海之小舅子，大送金條，以保其位，改作周「逆」私人護衛第一大隊，張「逆」愛財惜命，遇空襲則舉家避於樓梯底，發抖不已，待部下如狗，尅扣軍糧，私報人數，非刑拷打犯人，是其傑作，更有一事，前中區之荅頭店無敢爲介紹傭人，待遇之苛刻，粗暴，無出其右，故入內不滿一月必逃出。想此奸現已就逮。十六號願「逆」繼武居，其妻徐娘半老，整日唱京調，騎腳踏車兜弄內，與俊僕調笑，恬不知恥，願「逆」則酒色過度之小人耳。

三十號爲「僞」駁滬外交特派員吳×所居，其妻老槍階級也，每晨乘三輪車出外過癮，厚敷脂粉掩飾烟容，全弄睡爲怪物。

三十二號陳「逆」春圃所居，陳「逆」任「僞」廣東省長時，攜一所謂張女秘書同往，其妻反留滬不問，爲人極吝嗇，向僞警察局長取得糙米以之配給僕人，不堪下咽，汽車捨不得用，情願每日坐三輪車往湯子翰處費千萬僞鈔治其子宮病。

五十一號羅「逆」秀予所居，所人貪污好色，任「僞」上海處長時，常邀華影諸附「逆」女星，日方人員聚餐，酒酣則合唱大上海進行曲，或瞎猜拳，吃女人豆腐，醜聲播弄外，其子就讀聖約翰大學，組織所謂兩廣同學會，歛收會費全校不齒，有文風也。

五十七號羅「逆」君強居宅。羅「逆」就任「

僞」安徽省長時，留下其姘婦×姓舞女居此，後此淫婦捲逃，羅亦不問。

六十號周「逆」佛海所佔，但並不居，由其威

聾分住，盡屬奸僞，酒食徵逐，無日無之。

六十四號梅「逆」思平岳父所居，羅「逆」之妾（即強姦成婚之小姨）求學時與汪「逆」外甥張「逆」思麟（曾任僞上海工務局長醜聞甚多）相愛然與張「逆」猶鶼鶼絲連，兩人恒假此幽會。張「逆」對其父百般恭順，早晚汽車送其往「僞」救育局辦公，梅「逆」却戴了綠頭巾，猶不自知也。

總之此弄爲羣「醜」盤踞時，不知製造出多少趨國罪惡，今日天日重光，無一倖免法網；昔日霸佔他人之產業，想已全部被封或遭接收，藉「逆」全部滾出了。

僞青浦縣長黃烈文之暴橫

青浦縣爲江南產米之區，地方富裕，民國三十二年秋季，由金山人黃逆烈文因殘害愛國志士多人，深得滬西敵愾兵隊長長光少佐之權心，由長光介紹於蘇州聯絡部長金子大佐，再由金子介紹於僞省長陳羣，發表爲青浦縣長，黃烈文原係七十六號特

工出身，性情暴烈，人又貪橫，於到任之後，借收軍米爲名，對於田主佃戶，任意敲詐，不僅一般鄉民，咸受其毒害，即其自己帶來之秘書科長及各區區長，亦往往遭其打罵，或無故被其拘押，故省政府接到黃烈文被控之呈文盈尺，皆以日本人之袒護，

不敢查辦，從任逆援道，就僞江蘇省長職，查得黃逆有虧空公款二萬餘担穀之真憑實據，始將其撤職，今已在滬落網，青浦人心大快，聞黃逆在上海及

金山松江等處，置有房地產甚多，金條一項，亦有千餘根，其妻陳氏亦已偕其姪夫潛回四川原籍，捲去財產不少云。

歐大慶自稱總司令

廣東人，歐大慶，身長五立，儀表甚都，對於吹牛拍馬，尤稱聖手，華北淪陷後，因媚事王逆克敏，得任平綏鐵路局長，搜括不少，其後回粵，夤緣日本特務機關，充任中山縣長，被控去職，因宦囊充裕，來滬大展其交際手腕，結識岡田大佐，初在虹口百老匯大樓，設立情報機關，為虎作倀，國人之遭其誣害者甚多，未幾得岡田之支援，前往江西南昌，招兵買馬，自稱人民自衛總司令，擅派縣

長，設立兵站，並且製黃色國旗，因此大招汪逆精衛之忌，其時江西偽省府尚未成立，故歐逆大慶得為所欲為，一年之間，歐逆搜括軍用票，達五六千萬之鉅，駭人聽聞，江西人民真正叫苦連天，不久該偽總司令即遭日人驅逐，到滬人，廣置房地產，蓄姪妾十餘人，儼然方面大員，上海各銀行錢莊，及各大公司且咸紛紛舉彼為董事長或常務董事云。

七十六號的主動陰謀家傅也文

七十六號在李士羣主持時，該處名為特工總部，設機要處及一二三四處，名義上李為部長，實際上大權操在機要處處長，傅逆也文之手，該逆為浙江金華人，俄國東方大學出身，該逆寡言陰謀，手段毒辣，李逆士羣所有機要及一切大權均交該逆辦理，如卅年卅一年二年之中如平祖仁等一切愛國份

子均由該逆殺害，如吳士寶夏仲明殺人作惡是表面上，發號使令均是傅逆也文，該逆一度兼任挺進指揮官清鄉幹部班教育長，因該逆為李逆士羣之親信，李死後為羣奸妒忘擠下，即在愚園路八六四號隔墅主持羣英小學（此小學為紀念李士而設）現聞該逆於九月廿二日潛逃他處，凡七十六號之殘殺均為

該逆主動，如不落網，真是天曉得。（均）

偽「浙江省教育廳長」陳逆養吾

陳逆養吾，江蘇靖江縣人，縣立師範畢業，戰前任事於靖江日報館，担任小言攔編輯後任南通地方法院看守所主任，固一無名小卒，廿六年後，即參加偽組織，善於吹拍，項逆致莊任偽蘇北行營主任時，彼竟一躍而為教育處長，對於文化事業，儘量奴化，遇有公開集會，莫不竭力攻擊中央政府，以獻媚敵人，其性好漁色，左擁右抱，一妻妾之外，又奸佔了妻姐，卅二年，與邑人敗類馮子異、郭錦文、熊春斌等勾結投資，走了項逆致莊的門路，做了偽靖江縣長，到靖後，遍設稅所，利用爪牙，明借暗敲，着實搜括了不少，民衆怨聲載道，復壓

迫良家婦女，供敵人「慰問所」發洩獸行，卒因作惡多端，不容於人民，為當地人士告發撤職，離靖後，赴京利用在靖的民脂民膏，攢營得偽內政部參議，旋項逆致莊調任偽浙江省長，彼即又吹拍手腕，做了偽浙江省教育廳長，到任不久，項逆致莊撤職，陳逆的教育廳長，僅在職七天，也只好掛冠而去，白化了許多賄賂，悞喪萬分，乃在蘇州城內鳳凰街十號，置有富麗堂皇的公館暫作寓公，豈料好景不常，八月十日寇宣言無條件投降，陳逆因蘇州不容藉匿，乃來滬潛居，迄今未遭當局逮捕，仍能逍遙法外，深望當局注意及之。

周佛海，荒唐史話

周佛海，湖南人，家貧失怙，以友好之助，始得入校求學。民六東渡，擬投考官費學校，惟程度懸殊，例無錄取望；乃適段祺瑞與日締訂軍事協定，留日學生，羣起反對，紛紛返國，周以投考者頓減，得僥倖入帝國大學，而其入學考題，則以納賄校役

得之，因得預請捉刀，不致曳白，被擲門外也。民八，暑假回國時，在長沙與一楊氏女結識，實行同居，偕赴日本，即今稱「周太太」者是。原有糟糠之婦，於周之求學，固會拔教典珥以為助，乃以新歡，拋棄故劍，竟藉故出妻。其妻無奈，含淚下

堂，改適一賣菜傭，至今尙居沅陵東門外，已生子五人，每與人語及周事，輒大唾罵。周有季父，業屠，崖周如已出，垂護彌殷，迫周入仕途，趾高氣揚，亦不復思報，故其季父，常斥周鄙薄勿義。周之女弟，已嫁人，妹倩爲行伍中人，任排長，當周任教育廳長日，曾往訪之，周見其短衣芒鞋，碌碌無榮名，乃以四百金，迫令離婚，迎乃妹至京，別爲擇人而事焉。周在帝大，未卒業，即赴廣東，任中大教職。民十九，北伐軍興，周買舟東下，抵滬，即爲陳羣所逮捕，其妻入京，乞陳銘樞轉請委座，貸其一死；委座知陳性剛烈，若令釋放，必復奮謂已槍決，而置之死地，故電令解京，而後縱之去，是委座周，有活命之恩，終叛變，真狗彘不食也。周好冶遊，荒淫無度，其妻雖約之嚴，亦乃不免有拈花惹草之行。居京日，戀秦淮歌女麗艷秋，化名同居太平路大華飯店，麗艷秋別有面首，其依周，乃僻於淫威，固非果能誓同心以盟白首者。麗艷秋復貪婪，而周奇，未能鑿其欲，輒大怨恚，一夕竟

席捲所有，鴻飛冥冥周恐有玷官聲，不敢追究，麗秋則反藉以要挾，冀得贖養金。周既任教育廳長，麗秋乃登門求見，周大窘，亟命左右，給三百金，遺之去。其後常數月一至，周賄之，而終無法以絕之。周某歲遊北平，曠韓家潭南效小桃，小桃出楮筆，索聯語以爲贈，某君乃代爲撰句曰：「大狗叫小狗跳；李花白，桃花紅」。集教科書語，而嵌小桃名。時周尙在蘇教長任次，故客以此爲戲，而陰以狗畜譏之也。海上北里榜名真素心者，家有雛妓小老九，周見而悅之，百計以媚，鴻濛終爲所關；乃梳篦後周以偷香竊玉之願既償，遂不復至，棄之如遺，小老九以是鬱鬱，臥病月餘，欲得周一面而勿果。遇人不淑，秋扇怨深卒飲恨而亡，芳年猶不滿二十耳。共舞台有一小女伶，名筱菱紅者，倚年玉貌，嬌艷如花，曾被邀參加滬西七十六號魔窟堂會，周在座，涎其美，神魂飛越；左右知醉翁意，遂爲周撮合，置筱菱紅於金屋中。周之穢德淫行，罄竹難書，此篇所記，僅其鱗爪已耳。

清白中的國人
 都是讀書者

漢奸醜史

銷路遍全中國·銷數逾廿萬冊

第一輯 五版出書

第二輯 三版出書

第三輯 合輯再版出書

每冊只售法幣一百元

同類刊物中搜羅最
 全立場最嚴之一本

痛快

淋漓

內容絕對
 詳實文字
 趣味第一
 胸中積悶
 全出清

一輯 有一輯 特色！ 一輯 比一輯 精彩！

大同出版公司編輯發行
 國際書報社總經售
 本埠外埠均有代售

漢奸醜史

第五輯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十二月十日出版

每冊國幣一百元正

編輯發行：大同出版公司

南京路四七〇號三樓
電話九六二七七號

總經售：

社